引　言

在人类战争史上，20 世纪的战争占有突出地位。20 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共有 100 多个国家和 30 多亿人卷入战争，死亡总数高达 7200 多万人。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出现了一系列局部战争。据统计，从 1898 年到 1917 年止，世界上共发生 52 次局部战争和大规模军事冲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联系。其中，美西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是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里程碑。从 1917 年 11 月到 1945 年 9 月，世界上共发生 64 次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1]法西斯国家通过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局部战争，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局部战争和 1937 年“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意大利 1935 年入侵阿比西尼亚和德国 1939 年大举进攻波兰，分别展现了局部战争在东方和西方转变为二次大战的具体过程。

20 世纪下半叶，即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 50 余年间，核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长时间严重威胁着人类，却又始终没有爆发。相反，世界上不是这里烽烟骤起，就是那里枪声紧急，局部战争从未间断过。据中国军事学术界的统计，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 45 年里，世界上共发生各种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190 次。在进入 90 年代后的 6 年时间里，世界上新发生了 69 次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据美国学者统计，从 1945 年 9 月到 1988 年 12 月，世界上共发生 269 次国际武装冲突，包括大规模地区性战争、小规模局部战争和亚战争的武装交战。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显示，从 1989 年到 1995 年，世界每年发生的武装冲突，总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达 217 次。[2]不论各国统计数字的差别有多大，但都反映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二次大战后的战争形态主要表现为局部战争。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部战争是大战的‘前奏曲’‘导火索’及其新武器的“试验场”，那么，二次大战后的局部战争则一方面具有更广泛的国际性，另一方面又愈来愈远离世界大战，逐步演变为相对独立的、具有新的特点和规律的战争形态。

战争形态是同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战争社会政治属性和军事技术属性的统一体。因此，战争形态是标志人类战争不同质态的范畴，它被用来表征战争矛盾运动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存在。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战争形态，可以更为具体地把握战争演进发展的规律。 20 世纪下半叶的局部战争明显地不同于两次世界大战和以往的局部战争，表明它已经成为人类战争演进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现代局部战争”这一概念，就是特指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局部战争，这也与史学界的分期基本一致。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史是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的，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3]从战争形态变化的角度看，现代局部战争无疑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过，无论从时间、地域的条件和战争的性质来看，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研究二次大战后的局部战争，同样必须着眼于它的新的特点及其发展，坚持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不仅要考察它与世界大战和以往局部战争的不同点，而且要考察它本身所包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和“发展”是互相联系的。战争是发展的，因为各种形态和类型的战争，甚至每一次战争都具有新的特点；战争具有新的特点，就

表明战争有了新的发展。战争发展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也就必然随之发展。如果不重视这些特点和发展，企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概括战后战争形态的变化，就必然会脱离实际，难以正确认识现代局部战争的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

二次大战后战争形态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二次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以大规模战争的模式来进行局部战争，追求军事上的彻底胜利，是这一时期局部战争的主要特点。美国对希腊国内革命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干涉行动，以及在朝鲜战争初期阶段所确立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第二个时期，从朝鲜战争结束到 60 年代末。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终都以谈判达成某种妥协而结束，标志着局部的有限性战争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中国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将有限的、合理的政治目的与军事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并且有意识地限制战争规模的典范。美国虽然在侵越战争中按照其有限战争理论行事，但终因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战争指导上的重大错误而遭到彻底失败。第三个时期，从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末。如果说前两个时期的一些重大局部战争还明显地与世界战争乃至核大战的危险相联系，那么，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核均势的出现和美苏之间制约大战机制的形成，这一时期的局部战争与世界大战的联系日益弱化。 70 年代苏联通过插手各种局部战争甚至直接入侵阿富汗而极力向外扩张，80 年代美国通过大打低强度战争来削弱苏联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了局部战争中的美苏争霸背景。同时，局部战争的军事技术属性也开始呈现质的变化，以第四次中东战争和 80 年代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进行的一些战争为标志，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具有高技术特点的局部战争。第四个时期，从 90 年代初至今。两极世界格局的瓦解和海湾战争的爆发，使局部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尽管局部战争具有更加复杂多样的

表现形态，并且包含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因素，但它不存在演变为世界大战的现实可能性。从战争的军事技术属性的角度看，以海湾战争为新的起点，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转化，已经成为世界局部战争发展的主流，也是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战争研究和准备的重点。

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军事学术界的局部战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这一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研究现代局部战争基本理论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成果还比较少，有中国特色的局部战争理论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本文的宗旨，正是试图从理论的层面上来审视局部战争，着重于局部战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析，并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局部战争思想发展的特点及其意义。遵循这一宗旨，本文尽可能系统地考察战争形态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几种有代表性的局部战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研究局部战争的概念和分类，局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民族和宗教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经济和科学技术因素等对局部战争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还对现代局部战争指导的新特点进行了探讨。

再过几年，世界就将进入21世纪，开始公元纪年的第三个千年期。无论是总结过去、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也无论是防止战争、维护和平和争取发展，20世纪下半叶的战争都将会给人们以特殊的启示。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4)这句名言，便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个深刻的哲理，这就是：只有首先研究和理解战争，才能真正理解和平并最终赢得和平。

注释：

(1) 以上统计数字，参见沙夫罗夫主编：《局部战争今昔》，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2）参见 1990年至 1995 年的《世界军事年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赫伯特·K·塔莱默：《1945 年以来的国际武装冲突》，科罗拉多，博尔德 1991 年英文版，第 9 页；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1989 年至 1995 年的年度报告。

（3）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 页；周一良等：《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页。

（4）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9、2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战争形态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形态的重大变化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为什么新的世界大战长时间严重威胁着人类，却又始终打不起来？为什么战争形态主要表现为现代局部战争？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研究引起战争形态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所谓历史条件，是指事物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同周围事物的具体的、多样的联系，它制约着该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我们之所以要着重研究新的历史条件，就是因为它既体现了一事物特定的历史延续性，又突出表现了这一事物当前的社会联系，是产生新情况、新问题的根源。考察战后世界面临的新历史条件，是我们研究战争形态变化的一个首要的方法论原则。

一、世界格局的转换

在影响战后战争形态变化的诸多因素中，世界格局的转换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历史地考察世界格局演变的过程、特点、趋势及其对战争与和平的作用，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战争形态的变化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深刻认识现代局部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两次世界大战

世界格局，是指在一定力量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结构或战略性态势。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归

根到底要通过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即国际体系本身的变化表现出来，如国际政治格局由多极变为两极或由两极变为一超多元。国际结构的特点、模式及其变化，对于一个国际体系的稳定或动荡，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和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世界格局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核心是政治格局。经济是基础，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然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世界格局的政治含义具有更高更大的概括性，它往往概括了经济格局、军事格局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从世界格局的角度看问题，首先就是要从政治角度看问题。也即是说，要以国家或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尤其是那些对格局发展变化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力量之间的政治关系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正如 1982 年 11 月间，邓小平在与一位外国朋友谈及某一问题时所说：“只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全球战略角度考虑、也就是政治角度来考虑，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1)

世界上各种基本力量的消长和斗争达到一种平衡、均势，就构成了特定的格局。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不定，只要这些基本力量的对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格局就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世界格局的基础是各种基本力量的实力对比，因而在研究世界格局时，要特别注意那些能够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和变化起重要作用的力量。它可以是某一大国或大国的集团，也可以是某种国际性的组织。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世界格局通常是由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力量对比不是单指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而是从整体的、综合的角度来说的。它既包括地理、人口、自然资源的条件，也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条件。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克莱因在《世界权力的评价》（1975 年）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对国家力量进行综合估量的公式：Pp＝（C＋E＋M）×（S＋W）。Pp 是被确认的权力，C 是人口和领土构成的基本实体，E 是经济能力，M 是军事能力，S 是战略意图，

W 是实现国家战略的意志。这个公式的内容本身及其定量研究方法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强调在估量国家力量时不能只考虑一两个因素，而要作全面的、综合的估算，这一点是合理的。[2]

严格意义的世界格局是从欧洲近代史时期开始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逐渐连成一体，这才出现了与全球性国际关系相联系的国际格局问题。由于欧洲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世界上所处的中心地位，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斗争已经开始，因而 1815 年拿破仑战争后在欧洲建立起来的、以大国均势为特点的维也纳体制，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世界性政治格局。[3]它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竞相发展相一致。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主要战胜国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重新划分了欧洲领土和分割了海外殖民地，从而建立起包括刚刚经历了滑铁卢的法国在内的欧洲均势结构。当时欧洲列强之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似乎没有一个大国对于整个和平结构特别不满，而不惜用武力改变现状。在它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系列为维持均势与和平状态所必需的国际政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如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在欧洲和世界上提出无限的要求或在欧洲大陆获得压倒性的优势，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应被随意排除于既存的欧洲均势结构之外，对大国间的利害冲突要尽量通过谈判获得解决，而对来自各种革命运动的冲击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挑战则要采取协调的对策。西方学者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欧洲协调”。他们认为，正是这个结构为此后欧洲长达百年的相对和平时期（未发生全面性战争）提供了基本条件。[4]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阶段，开始了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垄断基础上的竞争，垄断基础上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整个世界融合为一个经济机体而且已经被最大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正是这些帝国主义时代

的根本特性为战争的世界化奠定了基本的前提。这种状况在政治上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大国为重新分割世界而积极推行以争夺霸权为目标的帝国主义政策，国际政治格局因此而在力量对比与配置上发生重大变化，欧洲列强均势的局面开始走向瓦解。在这一过程中，普鲁士通过三次对外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从而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法国在战争中削弱了，奥地利沦为欧洲的二流国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俄国也丧失了“欧洲宪兵”的地位，而美国和日本则在 19 世纪后期登上了世界舞台。从 1873 年的三皇联盟到 1882 年的三国同盟，从 1894 年的法俄同盟到 1904 年的英法协约和 1907 年的英俄协约，各大国统治集团之间相互利用、激烈争斗，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积极行动，最终在 20 世纪初形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大国同盟体系的形成，表明维护同盟体系的利益（而不是欧洲与世界均势结构）已经成为从属于不同国家集团或联盟的大国的首要目标。而且，结盟行动本身就包含一种在国际斗争中压倒对手或潜在对手的动机与追求（力图改变均势以有利于自己），这是对维也纳体制谋求大国协调和均势的观念的否定。在帝国主义时代，这种政治格局是由局部冲突演化为世界大战的极为重要的条件。正是这种历史现象，使得某些西方学者把军事同盟看作是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根源。[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英法等战胜国受到极大削弱，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使世界出现了两种社会制度体系的对立。1919 年和 1921 年，美、英、法、意、日等战胜国大国在巴黎和华盛顿会议上重新瓜分世界，建立起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基础的格局。这一体系的本质，仍是 19 世纪那种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大国均势为基础而对世界加以控制的伞形结构的延续。

它包含着巨大的缺陷和不合理性：把社会主义苏联完全排斥在体系之外，将战败国德国踩在脚下，利用国际联盟任意处置弱小民族，同时又没有考虑到和平的经济方面，等等。它所遵从的仍然是 19 世纪欧洲统治世界时代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强权原则，而没有从结构上反映出经过一次大战已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世界的现实。因此，这一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是极其脆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几年法西斯崛起， 20 年后便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而产生了法西斯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对其采取“绥靖政策”的条件下，这种脆弱的国际政治格局就成为导致第二次大战的一个重要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不是不可避免的。二次大战的爆发是一系列选择的概然性（而非必然性）的结果。[6]

（二）雅尔塔体制与战争形态的嬗变

从 50 年代中期起，世界就开始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7]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之后，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战后世界格局最后形成并巩固了下来，力量对比出现了稳定的均势。通过雅尔塔会议和德黑兰、波茨坦等会议，美苏两国在欧洲和亚洲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基础，这就是雅尔塔体制。这一体制是以美苏战时军事实力的均势为基础的，反映了当时新形成的力量对比。美苏军事力量所及的地方就构成了东西方的分界线。它将欧洲一分为二，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欧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同时，还确定了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德国的方案，这导致德国后来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关于远东，美国同意了苏联提出的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即收回南库页岛、取得千岛群岛、外蒙古独立，以及把中国的大连港国际化，旅顺港租为苏海军基地，中国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营等要求。苏联则承认美

国对日本的控制以及在中国的利益。朝鲜按三八线分为南北两方虽非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但也体现了典型的雅尔塔模式，即双方分属于苏美的势力范围。经过战后初期各种形式的较量和斗争，以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和1955年5月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为标志，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极世界政治格局就最后形成了。此后几十年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如由战后初期两大阵营的对立逐步演变为主要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60年代第三世界崛起，70年代起出现了世界多极化趋势，但直到1989年秋东欧剧变前，这种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基本未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结束前的40多年间，爆发了近200场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美苏之间却始终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能够得到避免。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两极世界格局在客观上也起到了制约世界大战的作用。雅尔塔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这使它多少带有维护和平、民主和支持民族独立的特点。同时，雅尔塔体制又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为基础建立的国际秩序，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它们都尽量避免直接相撞。从总体上看，东西方之间的多次危机均未导致两极世界格局的根本变化。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的柏林危机和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的朝鲜战争的结果，都是维持了战后形成的局面。这一事实在客观上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又重新巩固了雅尔塔体制。1975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实际上是对雅尔塔体制关于欧洲领土的划分和其他各项安排的再一次肯定。

雅尔塔体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仍然维持了大国强权政治，美苏划分势力范围，以牺牲中小国家的利益作交易，两家决定世界重大问题。从这一点看，它是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继续。美苏争霸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尖锐对立，导致了规模空前的军备竞赛、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球范围内的争夺和长期冷战的紧张局面，使世界始终处于世界大战的严重威胁之中。而且，在美苏势力范围已定且在军事与政治领域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双方都将争夺的触角延伸到欧洲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从而引发了大量的局部战争。这些战争绝大多数都与美苏的地区争夺有密切关系，是它们争夺的一种方式和后果。因此，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两极世界格局，是影响战后局部战争性质和特点的最重要的历史条件。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局部战争的意义具有全局性和世界性。战后局部战争尽管确有其内因，不能都说是别人挑起的，但绝大多数都有两个超级大国出于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而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的介入。美国就曾先后发动了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入侵过黎巴嫩、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苏联则武装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侵略了阿富汗，并把触角伸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美苏间接介入地区冲突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许多局部战争就同时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即成为美苏在全球范围内争夺的大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成为可能影响世界战略平衡的一种力量。

其次，局部战争战场具有明确的选择性。战后几乎所有的局部战争都是在“南方”即第三世界进行的。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国际现象，正是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两极世界格局的产物。雅尔塔体制涉及的范围主要是欧洲和东亚，而未把亚洲的很大一部分和非洲、拉丁美洲包括在内。广大亚非拉地区战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战后美英认为这些地区理所当然地属于西方的势力范围，而无须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这就为后来美苏在不触动雅尔塔体制的前提下，在第三世界的激烈争夺埋下了伏笔。

再次，局部战争目的、手段、规模和进程具有一定的有限性和可控性。有意识地对战争进行限制和控制的思想，主要是在二

次大战后出现的。这里除了人们对世界大战的反思、核武器的出现等因素之外，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一个直接的因素。美苏一方面极力避免迎头相撞，另一方面又根据自身的战略利益，对其所直接或间接介入的局部战争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控制。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主要体现着大国力量对比的世界格局作为一种既定的客观的历史条件，必然对局部战争有极大的制约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局部战争愈来愈具有高科技性。战后局部战争中常规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作战样式的更新，其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无疑是一个主要因素，但局部战争与世界格局之间如此紧密的联系也起了重要作用。美苏既然把争夺的主战场摆在第三世界，那么它们自身的高技术武器优势就必然会通过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表现出来。同时，它们还常常把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局部战争，作为新武器和新战法试验和较量的场所。

（三）冷战后的多极化趋势对现代局部战争的影响

从 70 年代起，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日本和西欧的崛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解体，以及第三世界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特别是作为第三世界一员的中国的发展等等，世界出现了明显的多极化趋势。这种变化在 80 年代下半期以后得到迅速发展，终于由量变转化为质变。以 1989 年下半年的东欧剧变和 1991 年的苏联解体为标志，战后以雅尔塔体制为基础的两极世界格局彻底瓦解，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期，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由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过渡。在过渡时期，世界力量的对比及其相互关系出现了“一超（美国）多强（欧洲联盟、日、俄、中”）的局面或所谓的一（一个超级大国）二（军事上两强——美俄）三（经济上三强——美、日、欧）五（政治上美欧日俄中）这样一种多层结构。[8] 与以往在战争基础上实现

的世界格局转换不同，这次世界格局转换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战胜国会议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而新格局的形成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究竟是两极还是多极的世界格局更有利于和平和稳定，或更易于导致战争？这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有的认为，和平在两极体系中比在多极体系中更有保障，因为两极体系中导致战争的对立体少，霸权国发出的威慑是明确的、有力的和有效的，两个主要强国的力量平衡是保持体系稳定的关键。有的认为，多极体系是最稳定的体系，它可以产生一种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决策者谨慎行事，使体系易于对潜在的破坏性力量进行调整。欧洲均势体系的漫长历史便是例证。[9]其实，抽象地谈论两极和多极孰优孰劣是很难下结论的，应当视具体的历史情况而定。无论两极还是多极结构都可能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一次大战前两大军事集团的出现是导致战争的一个直接根源，而二次大战后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对峙却没有导致世界大战。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形成的大国多极均势结构是欧洲 100 年未爆发大战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二次大战前实际上存在的多极格局则似乎加速了战争的到来。[10]因此，人们在探讨世界格局对战争与和平的影响时，必须结合特定时代的特点，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具体作用，以及大国所采取的政策等因素综合地研究。

这次世界格局的转换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世界的主要潮流和时代的基本特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在这样一种时代条件下由两极向多极的过渡，在总体上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苏联的消失消除了唯一与美国抗衡的对手，世界大战已没有对象。而且，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客观上有助于减少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国不打仗，也就没有世界大战。由于失去了美苏争夺的背景，局部战争也已呈现出数量减少、规模缩小的趋势。当然，世界由两极向多极格局的过

渡又是动荡不安的。两极格局的崩溃，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来了国际关系中一系列新的失衡、紊乱、矛盾和冲突，并引发了一些新的局部战争。在这一过渡中，局部战争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局部战争范围主要具有地区性、局部性的意义。冷战时期的局部战争由于有两个超级大国的插手，在世界格局中往往占有重要的地位。冷战后的局部战争虽然许多也有大国背景，但因主要受日益突出的地区内的政治经济矛盾制约，多数均属于内战性质，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不大。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在集中主要力量解决好国内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性问题，从而使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结合得更加紧密。事实上存在着的大国争夺、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在一定时期内不排除有激化的可能，但在当前大国间的较量更注重经济科技方面的条件下，一般不会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

第二，局部战争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冷战时期局部战争最主要的根源，是两霸争夺和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对峙。而在超级大国的争夺突然消失后，各地区内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领土、民族、宗教等矛盾就必然会直接显现出来，从而引发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这里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从未得到根本解决的矛盾，也有因经济发展而引起的各种新矛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体现着分离而不是凝聚倾向的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和在新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局部战争的地域分布也由此而发生明显变化，如冷战时期一直比较稳定的欧洲地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地区冲突、局部战争。这一切都使得冷战后的局部战争包含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因素。

第三，局部战争的类型更加复杂多样。冷战时期的局部战争由于受到两极格局的制约，其类型相对简单。冷战后的局部战争

则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表现形态，既有大量使用高技术武器装备以及与此相应的新作战方式的战争，也有以使用中低技术武器装备为主以及与此相应的旧作战方式的战争；既有超级大国或工业发达国家直接介入的较大规模的战争，也有因民族或部族矛盾激化而引起的冲突；既有国家或国家联盟进行的正规战争，也有民族、部族以及某些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进行的非正规战争。甚至在一场战争中，就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战争样式，使局部战争的“复合”性特征更加突出。

第四，局部战争控制的国际化和多边化趋势有较大发展。冷战时期对局部战争的控制、限制，主要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意愿和决心。冷战结束后，人们越来越多地诉诸于联合国和一些地区性国际组织处理新近发生的各类地区性冲突。尽管联合国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但它对冲突的干预增多本身，就显示出对局部战争控制的一种真正国际化和多边化的趋势。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地区冲突是由各种地区性组织处理和解决的。当然，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大国、强国在控制和处理冲突方面的选择余地比中小国家依然要大得多，但这与两极格局中的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各种国际组织的支持，是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的一个重要政治条件。

（四）和平力量对战争形态的制约作用

研究世界格局的转换对战争形态变化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探讨，这就是战后和平力量的增长对世界大战的制约作用。在 1985 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邓小平还对“和平力量”的内涵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

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11)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是二次大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伴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使得近百个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从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其陆地面积和人口分别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三和四分之三。由于经济上的相对落后和政治上的复杂多样，第三世界尚不能成为世界格局中独立的一极，但它无疑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第三世界是一支最可靠和最基本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都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紧迫任务，因而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但是，超级大国争霸的主战场在第三世界，它们采取各种手段在这里扩张势力范围，如插手地区事务、打代理人战争乃至直接进行侵略战争，导致许多地区和国家长期动荡、战乱频仍。这种争霸斗争严重威胁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能不激起它们的强烈反抗。因此，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坚持开展反帝反殖、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50 年代的亚非会议、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和随后建立的“七十七国集团”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不惟如此，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抗击外来入侵的战争，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超级大国的战争力量和战争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使超级大国称霸世界的野心遭到重大挫折。局部战争尚且如此，发动世界战争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这更增强了第三世界的力量和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